

癸亥殘臘周林致世凡收得此本今從之假讀一過
并校錄於汪刻本上余昔年見林徵師藏白集
為葉林宗李涵仲奚靜宜三人所分傳據致世由文休
承摹莫山周氏紹興本出文跋後正有癸丑八月史臣
紀得觀并手錄一表一行與此同出一源而補錄之文則
互有出入林致世學盡就余臨本參之傳增相記
光緒己亥四月 廉生祭酒携至

西苑南書房嘉定徐郟元和陸潤庠仁和
徐琪侯官張亨嘉錢唐吳士鑑同觀士鑑記

戊辰二月并致出示此書并屬題籤又觀俞子容手鈔墨莊履錄
錢鑿室手鈔游志續編桐鄉管葛文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上

昭臺弟子傳

霄 編集

大洞弟子陳

楠校勘鏤板

江揔序

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
雨之占裴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
敝於驕侈君明遂不旋踵公矩纔免極誅鮮有盡
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若夫德行博敏孔室四科
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備斯矣至如紫

臺青簡綠帙丹經玉版秘文瑤壇怪牒靡不貫
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絕伎命世之異人焉
文集缺亡未有編錄門人補輯若逢遼東之本好事研
搜如誦河西之篋奉勅校之鈇墨緘以緹緗藏彼鴻都副在延閣

尋山誌 年十五作

倦世情之易撓乃杖策而尋山既泐幽以達峻實
窮阻而備艱眇遊心其未已方際夕乎雲根欣
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神存於是散髮解
帶盤旋其上心容曠眼氣宇條暢玄雖遠其
必存累無大而不忌害馬之弊既去解牛之刀乃玉
物我之情雖均因已濟吾之所尚也若夫飛聲西
嶽邀利東陵楚湘之潔吳江之矜輕死重紈名貴
於身迷真晦道余所弗承龍衣衣縫掖端委章
甫徘徊廊廟趨翔庭宇傳氏百玉流芳世緒負
德叨榮吾未敢許尔乃荆門晝掩蓬戶夜開室
迷夏草廷惑春苔庭虛月映琴響風哀夕
鳥依簷暮獸爭未時復歷近龍尋遠壑坐盤
石望平原日負嶂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

含曲泉滌石而生水草藿藿以拂露鹿颯颯而
來群捫虛蘿以入谷傍洪澤而比清照石壁以端
色攀桂枝而齊貞亟扈蘭而佩蕙及春駛之
未鳴且含懷以屏氣待惠風而舒情乃乘輿而
遂往遵崑路以遠遊竚天維而漂思愒恍忽而
莫求眺回江之水淼漫眩豐嶂之相稠日斜雲而色
黛風過水而安流觸山欽岳而起巘值闊達而成洲
石孤聳而獨絕岸懸天而似浮緣磴道其過半
鬼眇眇而无憂悟伯昏之條宕躡千刃而神休
遂乃凌崑峭至松門背通林面長源右聯山而
无際左憑海而齊天竹泫泫以垂露柳依依而迎
蟬鷗雙雙而赴水路鳥軒軒而歸田赴水兮汎濫
歸田兮翔翔此翔濫之之樂意斯齡之不長悼菌
蟪之危促羨靈椿兮未央雖鵬鷖之異類託逍遙
乎一方願敷衽以遠訴思松朝而陳辭至赤城兮
一憇遇王子而宿之仰壺涓兮弗遠必長年兮可
期及榆光之未暮將尋山而採芝去採芝兮入深
澗深澗幽兮路窈窕窈窕路兮終无曙深澗深

兮未曾曉高松上兮亟停雲低蘿下兮屢迷鳥
鳥迷蘿兮纈絲雲停松兮欲纈：停雲遊兮安
泊離鳥棲兮索群嗒群泊其无所思參差而
誰聞既窮日以无閱先生去世後久无入編錄文集至陳武帝禎明二年勅令侍中尚書令江
摠始撰文集先生以梁大同二年解駕至是五十三載矣文章頗多散落問漁人以前路指示余
以蓬萊曰果尔以尋山之志館尔以招仙之臺就瀛
水以通懷謂萬感其已會亦千念而必諧竟莫
知其所躋反无形於寂寞長超忽乎塵埃

水仙賦

淼漫八海泓泊九河中天起浪分地瀉波東卷長
桑日窟西幹龍築月阿迺者潼關不壅石門已
開導江出漢浮濟達淮漳渠水府包山洞臺
娥英之所游往琴馮是焉去來或窮髮送鵬咸
池浴日隨雲濯金漿之汧追霞採建木之實
弄珠於淵客之庭卷綃乎鮫人之室此真夏矣
至於碧巖無霧綠水不風飛軒紉鳳游軒駕鴻上
朝紫殿還覲青宮進麾八老顧拂四童拊洞陰之磬
張玄圃之璆酌丹穴之酎薦麟洲之餼安期奉棗王

毋送桃錦旌麗日羽衣拂霄又其英矣及秋水
方至層濤架山各巡封隩來賚王言選奇於河侯
之府出寶於驪龍之川夜光燭月洪貝充轅亦其瓌
矣若夫層城瑤館縉雲瓊閣黃帝所以觴百神也
塗山石帳天后翠幕夏禹所以集群臣也岷嶓交
錯上貫井絡穹漠硎礮橫帶玉繩浸湯泉於桂
渚涌沸壑於金陵崩沙轉石驚湍走沫絕壁飛
流萬丈懸瀨奔激芒碭之間馳駑壺口之外逮
乎璇網運極九六數翻用謀西漢受事龍門小

周如後初會媯前平陰鉅鹿再化為瀏清河激海
三成桑田撫二儀以惻愴哀萬兆以流連僉自安於
蟪蛄緬无羨於鵠年皆松下之一物又奚足以語仙
嗟乎循有生之造物固莫靈於在人寧不踵武
於象帝入妙門而自賓苟論形於無曉與蝼蟻而
為塵亦有先覺之秀獨往之英窺若士於蒙穀
求呂梁於石城從務光於砥柱索龍威於洞庭
迎九玄於金闕謁三素於玉清更天地而弥固終
逍遙以長生

華陽頌

河篇徵往冊孔記昭昔名三宿麗天序兩金標地英樞

宅元乃生有在在則還空靈構不待匠虛形自成功象

搃神列三府分涂交五便陰暉迎夜指晨精望曉懸形位

南峰秀玄鼎北嶺橫秦壁表裏玉沙津周迴隱輪跡貫標

左帶柳沂水右浚陽谷川土懷北芒色井洌鳳門泉別區

郭干時留岸姜巴亘遠蹤鶴廟或聞響別宅乃恒恭迹號

吳居非知地越冢詎隱遷樹蓋徒任蔭石甯未嘗烟附類

菓林鬱餘榛蔬圃蔓遺辛熒芝可爇夜田泉嘗澣塵物

降轡龜山客解駕青華童寢宴含真館高會蕭閑宮遊集

清歌翔羽集長嘯歸雲翻子絃有逸調空談無與言英才

標舍雷平下立靜連石陰上道已沖念飛華當輒心學稟

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心迹何用顯冥途自相知業運

方隅游瓊刃華陽棲隱居重離儻或似七元乃扶胥提

号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迨及唐承世將賓耒聖庭機

刊石玄窓上題誠曲堦門動靜願矜錄不負保舉恩誠期

授陸敬游十賚文

隱居先生遣摠事弟子戴坦秉策執簡膝授前

學弟子吳郡陸敬游建連石之邑為栖靜處士策
文曰

咨尔敬游昔我紆紱帝闈侍笏梁席雖迹混教
塗而心標逸境芝田之想无忘曉夜濠穎之志歲
月以深至德有隣雲風相會尔之来矣爰移兩春
於是補帶青墀挂冠朱闕攜手東驅創居茲類
脉潤通水徙石開基登崖斲榦越壑負卉筋力
盡於登築烝血疲乎趨走肌色憔悴不以暴露
為苦心竟空憊寧願飢寒之弊棟宇既立載離
霜暑于時七稔經始甫訖今日之安尔有勤焉君
子不獨居其榮仁人必與物同泰是用邑尔長
阿北阪積金山連石之鄉方七十步澗水属焉
茂尔嘉業永為華陽上賓尔其莅之 其一
尔以專慤為性恬淡為情質直居本沉重樹志
不邀世才高謝接俗權謀詭譎非意所欲今故
賚尔為栖靜處士可謂因德立身克終斯美 其二
尔基架館境營獲援域堂壇宏敞樓路通嚴
官私行止並有栖憇繕築之勞莫匪尔力今故

飛軒廂廊側屋可以安身靜卧顯祇遐福其三

尔奉上惟勤接下以惠稼穡艱難備嘗勞苦
貨殖之宜允贍糧服手足胼胝未獲告休櫛
沐風雨於焉猶切今故賚尔蒼頭一人厥名多
益可以傳代薪水省息劬劇其四

尔族惟舊緒身尔邦聞道雖一貫事望宜分今故
賚尔鋼鐵如意可以麾對賓僚即名立事其五

尔崇教惟善法無偏執器服表用爰寄玩習今
故賚尔筇竹錫杖可以振動三界精祇憚響其六

尔期誠玄契遐想靈風致懷所指因心則通今故
賚尔香鑪二枚薰陸副之可以騰烟紫閣招感上司其七

尔澡形潔藏肴粮既去宣道松木實資芳醕今故
賚尔杯盤一具可以夕挹桂漿朝承菊露其八

尔敬事經誥遵尚模楷翰墨之用於是乎在今
故賚大硯一面紙筆副之可以臨文寫字對真受言其九

尔真心内固清行外彰蕩滌紛穢表裏雪霜今
故賚尔鍤石澡灌手中自副可以登齋朝拜出入盥漱其十

今賚尔十事事准前史可對揚嘉策循言求

理無或騶情以騫斯旨援筆申懷敢告處士
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題所居壁

夷甫任散誕平居叔坐談空不言昭陽殿忽作單于宮

寒夜愁

夜雲生夜鴻驚悽切嘹唳傷夜情空山霜滿
高烟平鉛華沉照帳孤明寒月微寒風緊愁
心絕愁淚盡人情不勝怨思來誰能忍

胡笳篇

自辰飛天曆與奪徒紛紛百年四五代終是甲辰君

與梁武帝論書啓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唯周喜贊夫以含
心之芬實俟夾鍾吐炁今既自上體妙為下理用
成工每惟申鍾一論於天下進藝方興所恨臣沉朽
不能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
為五非但字、注目乃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
可說以酬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為楷何復多尋

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不以啓適復蒙給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留不能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請俟俱了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辯復得修習唯願細書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倣以寫經傳永存冥題中精要而已

梁武帝荅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_不為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迹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麤健恐非真跡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二者已經至止其外便無可付也

與梁武帝啓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箴吟贊過為淪弱許靜素段遂蒙永給仰銘矜獎益無以喻如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間細楷兼復兩翫先

於都遇得飛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跡臣不嘗別見
無以能辨唯覺勢力驚絕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
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
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
皆作今體唯急就二篇卷古法緊細近脫憶此
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注出裝者皆
擬賚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已久分
本不敢擬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兩條更得預
出裝之例耳天旨遂復頓給先卷下情益用悚

息近初見卷題云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賜
書第至二百七十惋訝无已天府如海非一
併所汲良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王卷
於野拙之人實以過幸若非殊恩豈可觖望
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者患无書可看乃
願作主書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常言
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唯充
恣五欲實可愧耻每以為得作才鬼亦當勝於
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之自无射以後國政方

殷山心歎默不敢復以虛閒塵觸謹於此題事
遂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錄誠慙

再答梁武帝後啓答附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雖
風訓非嫌云々然非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
斜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畫短則

法臃腫點畫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橫畫
疎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无媚純

无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之所之自然之理也

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廉斷觸勢峯鬱

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閒下注濃纖有方肥瘦

相和骨力相稱婉々稜々視之不足稜々凜々常

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衆家可識亦當

復由串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

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為論終歸是

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為之舊也張芝所以能

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以肆其談吾

少來乃至不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

亦復可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
獨冠之言覽之皆熱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
直一藝之工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
所謂無欲也

又與梁武帝論書啓

第一卷中有雜迹謹疏注如別恐未允裏并竊
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情慮悚悸無寧涉
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填畢餘條並非用唯
叔夜或輦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為恨伏
案卷上第數甚為不少前旨唯有四卷此似是
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
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讚洛神此等不審
猶得存否

第二十三卷

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

案此卷是右軍書者唯有

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
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
束乃是書扇題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
稱臣濤言一紙此書乃不惡而非右軍又不識誰迹又似是摹給事黃門二紙

治廉瀝一紙亦是後又治瘞狸骨方一紙亦是
亦是亦似摹迹

右四件非右軍

第二十四卷今見有二案此卷是右軍書者唯有一條在

十一條並非甚合前黃初三年一紙是後人繆抹於摹起難復委曲

龍衣告墓文一紙是許先抱懷憂痛一紙是張五月澄書

十一日一紙是摹王珉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凡二

後人所學不復展一紙是子便復改月一紙是張五月十翼書

五日繇白一紙亦是王治欵方一紙是謝

右一十條非右軍

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書任靜書
如別比方即可知王珉張澄謝安張翼書公家
應有

又梁武帝卷隱居書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同所未知悉可
否耳給事黃門二紙為任靜書觀所送靜書諸
字相附近二紙靜書體解雜便當非靜書復當
以點畫擊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

毫紙且保拙守中也許任二迹并摹者並付反

又與梁武帝論書啓

啓伏覽書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二百亦褻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唯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卓聖元常寔自隸絕論旨所謂殆同機神寶曠世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預聞喜佩無屆此世皆尚子敬敬元末繼以齊代名貴式斯略海內非唯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棄所可涅而無過不過數族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冒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翊以學往來故因之有會但既在閣恐或已應聞知摹者所採字大小不堪均調郭看乃尚可恐境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

跡隨矣借老美晚所奉三旨伏循字跡大覺勁
密竊恐既以言發意意則應言而新手隨意
運筆與手會故益得諧稱下情懼仰寶奉愈
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跡常以歎息皆竚望
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採今論旨云真迹
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
無出身理冒願得工人摹填數行脫蒙見此實
為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
此例復有幾紙垂旨以黃庭像讚等諸文
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跡今不復希請學鍾妙
仰惟 殊恩

梁武帝答書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多
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
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
鍾法今欲令人帖採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
當遣送也

論書啓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畧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為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標顯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末年之譏阮研聞近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跡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末間否此澤自天直以啓審非敢必覲

荅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

初梁諸朝散大夫問曰嘗竊觀仙書輒嗟欣忘倦徒羨其文莫測其理尋七尺之體既同稟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緣獨超青雲而弊金石者乎先生領袖玄門學窮仙苑必有以竭其川岸請畧聞雅說

隱居荅曰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辯雖然試

言之若直推竹栢之足桐柳者此本性有殊非
今日所論若引庖刀湯稼從養漑之功者此
又止其所從終無永固之期夫得仙者立有異
乎此但斯族復有數種今且談其正體凡質像
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是人是物形神若
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
亦合僊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練
之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為器之時
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
熟不久尚毀火力既之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
形無滅假令為仙者以藥石練其形以精靈
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
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
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於是各
隨所業脩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
畢竟寂滅矣

難鎮軍沈約均聖論

山民陶隱居仰諮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

周室受命象寄狄鞮隨方受職西國密塗厥
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
未東流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燧人
火粒變生為熟蓋佛教之萌北周孔二聖宗
條稍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
斬伐有時鹿羈卵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枝四者
犯人人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為生品
之末內聖外聖義均理一咨曰謹案佛經一佛
之興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幾
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
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
世既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寡夫子自以
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嘆中國失禮求之
四夷亦良有別意且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
投諸四裔亦密迹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
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四劇賓久與
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為赤
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

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
息猶弗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發夢
帝庭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闕非關
運有起伏也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
群生何辜今之澆薄群生何幸假使斯法本
以救濟者夫為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
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為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
所躡乎若粳糧未播殺事難以息未審前時
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
佛兼四戒犯人為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
亦為未達夫立天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
云聞聲不食斬伐有時蓋大明仁義之道
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人乎而可悖虐
非頌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跡或似論情
願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已不
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啓
諸蔽

登真隱訣序

昔在人間已鈔撰真經脩事兩卷于時亦粗
謂委密頃嵩居務靜頗得恭潔試就遵用
猶多闕略今更反覆研構表裏洞洽預是
真學之理使了然無滯一字一句皆有事旨或
論有以入無或據顯而知隱或推機而得宗或引
彼以明此自非閑練經書精涉道數者率然
覽之猶觀海爾必須詳究委曲乃當曉
其所以故道備七篇義同高品嘗聞古
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意謂非學之難
解學難也屢見有人得兩三卷書五六條事
謂理盡紙上便入山修用動積歲月愈
久愈昏此是未造門牆何由明其帷席試略
問麓處已自茫然皆荅言經說止如此但謹
依存行耳乃頗復開動端萌序導津流若
值智尚許人脫能欣尔感悟詢訪是非至
於愚迷矜固者便徑道君何以穿鑿異同
評論聖文或有自執已見或云承舊法永
无肯發對揚之懷此例不少可為痛心夫經

之為言徑也經者常也通也謂常通而无滯
亦猶布帛之有經矣必須銓綜緯緒僅乃
成功若機關踈越杼軸乖繆安能斐然成
文真人立象垂訓本不為矇狡設言故每
標通衢而恒畧曲徑知可教之士自當觀其
隅轍凡五經子史爰及賦頌尚歷代注釋猶
不能辯況玄妙之祕途絕領之奇篇而可不
探括冲隱窮思窈昧者乎既撰此粗立乃
輟書而嘆曰若使願玄平在乃當知我心
理所得幾於天人之際往矣如何孰與言哉
方將寄之於玄會耳

藥訣摠序

上古神農作為本草凡著三百六十五種以配
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生一草、主一病上應
天文中應人道下法地理調和五味製成
醪醴以備四炁為弗服欲其本立道生者也
當斯之時人心素朴嗜欲寡少設有微疾
服之萬全自此之後世偽情澆智慮日生

馳求無厭憂患不息故邪氣數侵病轉
深痼雖服良藥不愈其後雷公桐君更
增演本草二家藥對廣其主治繁其類族
既世改情移生病日深或未有此病而逆設
彼藥或一藥以治或百藥共愈一病欲以排邪
還正為之原防故也而三家所列疾病互有盈
縮或物異而名同或物同而名異或冷熱乖
違甘苦背越採取殊法出處異所若此之流
殆難按據尋其大歸神農之時未有文字
至於黃帝書記乃興於是神農本草列為
四經三家之說遞有損益豈非隨時適變
殊途同歸者乎但本草之書歷代久遠既
靡師授又无注訓傳寫之人遺誤相繫字義
殘闕莫之是正方用有驗布舒合和

肘後百一方序

太歲庚辰隱居曰余宅身幽嶺迄將十載
雖每植德施功多止一時之設可以傳芳遠
衣罔者莫過於撰述見葛氏肘後救卒殊足

申一隅之思夫生人之所為大患莫急於疾疾而不治猶救火而不以水也今輦掖左右藥師易尋郊郭之外已自難值况窮村迥野遙山絕浦其間枉天安可勝言方術之書卷秩徒煩拯濟殊寡欲就披覽回惑多端抱朴此製實為深益然尚闕漏未盡其善輒更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以朱書甄別為肘後百一方於雜病單治畧為周遍矣昔應璩為百一詩以箴規心行今余撰此蓋欲衛輔我躬且佛經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輒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上自通人下達衆庶莫不各加繕寫而究括之余又別撰効驗方五卷具論諸病證候因藥變通而並是大治非窮居所資若華軒鼎室亦宜脩省耳葛氏序云可以施於貧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是今縉紳君子若常處閑佚乃可披檢方書脫從祿外邑將命遐征或宿直禁闈晨宵隔絕或羈束戎陣城柵嚴阻忽遇疾倉卒唯拱手相看曷若探之囊

笥則可庸豎成醫故備論證候使曉然不滯
一披條領無使過差也

本草序

隱居先生在乎茅山巖巖之上以吐納餘暇頗
遊意方技覽本草藥性以為盡聖人之心故
撰而論之舊說皆稱神農本經余以為信然
昔神農氏之王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之情
造耕種以省殺生之弊宣藥療疾以拯夭傷
之命此三道者歷衆聖而滋彰文王孔子彖
象繫辭幽贊人天后稷伊尹播厥百穀惠彼
群生岐黃彭扁振揚輔道恩流含氣並歲踰
三千民到于今賴之但軒轅以前文字未傳如
六爻指垂畫象稼穡即事成迄至於藥性所主當
以識識相因不爾何由得聞至于桐雷乃著
在於編簡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
更脩飾之爾秦王所焚醫方卜術不預故猶
得全錄而遭漢獻遷徙晉懷奔迸文籍焚
靡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經所

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
云有桐君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
論其佐使相須魏晉已來吳普李當之等更
復損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
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
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能備見則識智有
淺深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農本經
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為主又進名醫副品亦三
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種精粗皆取無復遺落
分別科條區畛物類兼注詔時用土地所出
及仙經道術所須并此序錄合為七卷雖未
足追踵前良蓋亦一家撰製吾去世之後可貽
諸知音爾

許長史舊館壇碑

悠哉曠矣宇宙之靈也固非言象所傳文跡可
記嘿然則後之人奚聞乎含吐萬有化育
群生本其所由義歸冥昧至於形域區分性
用殊品事限觀聽理窮數識者儻或可論

山之高海之廣夫何故以有容焉大天之內復
有小天三十六所並祐寓地空亘涂水脉闢闡風岫
通氣雲巘此山本號句曲其下是第八洞宮名曰
金壇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分置三府前漢
元帝世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任
故稱茅山具詳傳記至晉海西太和元年句
容許長史在斯營宅厥迹猶存宋初長沙
景王就其地之東起道士精舍梁天監十三年
勅賀正精舍立為朱陽館將遠符先徵

定祥火厝於館西更築隱居住止十四年別創
鬱崗齋室追玄州之蹤十五年建菩提白塔
以均明法教十七年乃繕勒碑壇仰述真軌
真人姓許諱穆世名謚字思玄本汝南平輿
人後漢靈帝中平二年六世祖光字少張避
許相諛俠乃來過江居丹陽句容都鄉之吉陽
里後仕吳為光祿勳識字亮拔弁葉才明
祖尚字元甫有文章機見吳中書郎父副字
仲先器度淹通風格清簡晉剡令寧朔將

軍下邳太守西城侯長史副第五子也正生少
知名簡文在蕃為世表之交起家太學博
士朝綱禮肆儒論所宗出為餘姚令懃恤民
隱德被鄰邑徵入凱闈納言帝側升平末除
護軍長史本郡中止外督戎章內銓茂序
遐邦肅律鄉采砥行太和中遷給事中散
騎常侍蟬冕輝華事歸尚德簡文踐極方
優國老僚值晏駕於焉告退專靜山廬以脩上
道君雖縉紱朝班諷議庠塾而心標象外志結霞門
第四兄遠遊永和四年嘉遁不反君尚想幽竒
歲月彌軫恒與揚君深神明之契興寧中衆
真降揚備令宣喻龍書雲篆僉然遍該靈
謨奧旨于茲必究年涉懸車遵行愈篤太元
元年解駕違世春秋七十有二子姪禮寔虛
樞於縣西大墓京陵之蹤未遠飛劔之擲在
焉謹案真誥君挺命所基緣業已久乃周
武王世九宮上相長里薛公之弟也兼許肇
遺功復應垂祉後胤故乘運託生因資成

道玉札所授為上清真人爵登侯伯位編卿
司理仙撫治佐聖牧民矣真傳未顯於世莫

得具述

楊君諱義真
誥具有事跡

長史第三子諱玉斧世名翹字道翔正生母陶
威女先亡已得在洞府易遷宮中君清穎瑩
潔特絕倫世郡舉上計掾不赴糠粃塵務
研精上業即弘景玄中真師也恒居此宅繕
脩經法揚君數相從就亟通真感太和五年
於茲告逝時年三十真誥云後十六年當度東

華為上相青童君之侍帝晨受書為上清仙

公與谷希子位職

帝晨之位
世比侍中

君長兄揆世名剛

次兄虎牙世名聯並亦得揆今有玄孫靈真

在山勅立嗣真館以褒遠祖之德

皇上乘弘誓言本力來君此土燾育蒼君祇範

鑄君羣品道寸法裁俗隨緣開教以隱居積蘊

三其經誥久栖華陽宜還舊宅供養脩理

乃勅工匠建茲堂靖既仰祇

帝則兼闡大猷東位青壇西表素塔壇塔之

間通是基趾埋甓揜瓦投插便值紫煙白霧纏
佃蔭蓋宅南一井即長史所穿井南大塘乃
郭朝遺製源出田公之泉路通姜巴之軌傍
枕雷平前瞰下泊東際連崗北橫長龍柳汧
陽谷俱會西垂四域之內皆金陵地拂者也長
史所居尤為標勝方將駟雲虬而高騁驅奔
鶴以追風望洪濤之浩汗睠故都以浸遠古
人有言匪作奚傳敢刊石頌永屬來賢

渾樞驚氣方祇吐靈依性分鏡傳識賦形化

通八寓功浹四溟巡跡電滅測體淵停旋區岳
立亘海雲舒搏風泳水蹠實憑虛亦有幽
匠開石架廬情高身麗天府地居縈繹已
曲畫壤拂浮五闈面啓九涂環周長濕旁山嶺
交汧比流迺稱龍伏寔謂金丘昔在西漢三
茅耒賓爰暨東晉二許懷真裁基浚井
棲道接神允膺輔聖錫茲侍晨參差年代
網緼名氏書誥具宣精暉未弭缺秋瓦將淪
沉堦已毀拱樹霜摧脩庭草萎肇館華

陽歲踰二紀永觀前猷聿遵鴻軌帝曰楹
哉爾焉斯止經之營之輪乎矣矣勝殿密響
瀉瓶揚芬瑤宮碧簡絢采垂文瓊函玉檢綺
幕繡巾蘭缸迺耀金鑪颺薰桐栢雙教方
諸兼學並證心清俱漏身濁離有離无且華
且朴結号虛皇筌法正覺藥微質瑩禪感慧
通行飛欵悅捫景帶虹振苦排鄣還明反
聰物言是力我見無功紛紛今古汗漫兩儀
三相幻惑舟壑自移緣來則應不慮不為

式題龜錄人天鑒知

吳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

道冠兩儀之先名絕萬物之始者固言語所
不得辯稱謂所莫能筌焉可以文字述云何
以金石傳古其遂休也則日月空照遂嘿也則
生人長昏是故出關導以兩卷將外禱其五
文令懷靈抱識之士知杳冥之有精焉自時厥
後奕代間出雲篆龍章之牒炳發於林岫
瓌辭麗氣之旨藻蔚於庭筵其可以垂軌範

著謠誦者迄于茲晨昔在中葉廿左見駭於
魏王象奉擅竒於吳主至如葛仙公之才英俊
邁蓋其尤彰彰者矣公于時雖歷遊名
岳多居此嶺此嶺乃非洞府而跨據中川東
視則蓮峰入海南眺則重嶂切雲西臨江潁
北旁郊邑斯潛顯之奧區出處之關津半尋
石井日汲莫測其源三足白麕百齡不異其
質精靈之所弗渝神祇之所司衛麻衣史宗
之儔相繼栖託後有孫慰祖亦嗣居弥歲山
陰潘洪字文盛少秉道性志力剛明前任餘
姚四明隩國為立觀直上百里榛途險絕旣術
識有用為物情所懷天監七年郡邑豪舊遂
相率輿出制不由已以此山在五縣衢要舍而留止
于茲十有五載將欲移憇壇上先有一空碑久已
摧倒洪意以為蔭其樹者尚愛其枝况仙公真
聖之遺蹤而可遂淪乎廼復建新碑於其所願勒
名迺以永傳隱居不遠千里寓斯石而鑄之仙公
姓葛諱玄字孝先丹陽句容都鄉吉陽里人也

本屬琅邪後漢驃騎僮侯廬讓國於弟來居此
士七代祖艾即驃騎之弟襲封僮侯祖矩安平太
守黃門郎從祖弥豫章等五郡太守父烏字德儒
州主簿山陰令散騎常侍太尚書代載英哲族冠
吳史公幼負奇操超絕倫黨神挺標峻精輝卓
逸墳典不學而知道術總聞已了非復軌儀所軌
思識所該特以域之情理之外置之言象之表而已
吳初左元放自洛而來授公白虎七寶爐火九丹於
是五通具足化遁無方孫權雖愛賞仙異而內懷
猜害翻琰之徒皆被拙斥敬憚仙公動相諮稟公
馳涉川岳龍虎衛從長山蓋竹尤多去來天台
蘭風是馬遊憩時還京邑視人如戲詭譎僮
儻縱倒河山雖投鳧履墜叱羊石起蔑以加焉于
時有人漂海隨風眇漭無垠忽值神島見人授
書一函題曰寄葛仙令歸吳達之由是舉代翕
然號為仙公故抱朴著書亦云余從祖仙公乃抱
朴三代從祖也俗中經傳所談云已被太極銓授
居左仙公之位如真誥并葛氏舊譜則事有未

符恐教迹參差適時立說猶如執戟侍陛豈
謂三摘靈桃徒見接神役鬼安知止在散職一以權
道推之無所復論其同異矣仙公赤烏七年太歲
甲子八月十五日平旦昇仙長往不返恒與郭聲子
等相隨久當授任玄都祇秩天爵佐命四輔理
察人祇瞻望舊鄉能無豐之歎願賜後學庶
垂汲引之慈敢藉邇族未班仰述真仙遺則云尔
九陔夔絕七度虛懸分空置境聚炁構天物滋
數後化起象前命隨形轉神寄業傳霜野菸
衰竹栢翠微泉壑共往彭羨獨歸生因事攝年
以學祈如金在冶如泉在機仙公珪警臨齧發
穎棄童比跡頊孺聯影濯質綺闡凝心黛嶺虎
變已攄龍輶遂騁竭耒台僮偃蹇蘭穹碧壇
自肅玉水不窮巡芳沐道懷古惻衷表茲峻碣
永扇高風 蘭風寓憇已勒豐碑此土舊居未
鐫貞琰今之遠裔仰慕清塵敬思刊樹傳芳
來葉

解官表

臣聞堯風冲天穎陽振飲河之談漢德括地商
陰峻餐芝之氣臣栖遊早日簪帶少年仕豈留
榮學非待祿恒思懸纓象闕孤耕壟下席月
澗門橫琴雲際始奉中恩得遂丘壑今便滅影
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東關故鄉就望瞻言興念
臨波瀉淚臣舟棹已遄無容躬詣不任仰戀之
誠謹遣奉表以聞

詔荅

卿遣累却粒尚想清虛山中閑靜得性所樂當
善遂嘉志也若有所須便可以聞仍賜帛十疋
燭二十挺又別勅朕月給上茯苓五斤白蜜二升
以供服餌

進周氏冥通記啓

某啓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旣在齋禁無由
即得啓聞今謹編成事迹凡四卷如別上呈但
某覆郵疑網不早信悟追自咎悼分貽刻責淵
文口具陳述伏願宥以闇惰謹啓

詔荅

省疏并見周氏遺迹真言顯然符驗前誥二三
明白益為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并具二三唯
增讚歎

告遊篇

性靈昔既肇緣業久相因即化非冥滅在理淡
悲欣冠劍空衣影鑿鑿仍仙身去此昭軒侶
結彼瀛臺賓儻能踵留轍為子導玄津

殘文

雲上之仙風賦

縹緲遙裔亘碧海而颺朝霞凌青煙而溥天際
出龍門而激水度葱關以飛雪於是漢區動御
月軌驚文浮虛入景登空汎雲一舉萬里曾不
浹辰此列子有待之風也若乃縣括宇宙苞絡天
維周流八極迴環四時氣值節而動律位涉巽
而離箕徒見去來之緒莫測終始之期此太虛
無為之風也

茅山長沙館碑

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育百法紛湊無越三

教之境搢紱之士飾禮容於闈閤耿介之夫揚
旌麾於門裔銘曰至哉乾元萬物資始皇王受
命三才乃理惟聖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鍾名
昭圖史友于兄弟敬惟西宣言追茂實用表
遺先敢巡舊制有革雜章刊字弗朽奕代
留芳

太平山日門館碑

日門館者東霞啓暉開崑引燭以為名也先是
吳郡杜徵君聲高兩代德冠四區教義宣
流播乎數郡拓宇太平之東結架菁山之北爰以
此處幽竒別構就基構栖集有道多歷卅年

茅山曲林館銘

層嶺外峙邃宮內映仄穴旁通滎泉遠鏡尚
德依仁祈生翊命且天且地若凡若聖連薨比
棟各謂知道參差徑術跌宕辭藻孰曰曲林
獨為勁好掩跡韜功守茲偕老

答謝中書書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

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
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
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荅虞仲書書

栖六翮於荆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于茲
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
衿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躔
朱閣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岫以將飛
霜於絕谷良為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

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
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於一致者能不心
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儻遇知己相與共
憂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為栖空勞鼓缶
迨及假日有事還童不亦皎潔當年而無怵
前修也

荅趙英才書

子架學區中飛才甸外不肯掃門覓仕復嬾
彈鋏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邑昔所謂

傲賔者此其是乎崑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
蔑榮嗤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
用以得閑壠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枯煮木此
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於一化死生
善惡之能聞

相經序

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
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
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董賢
甫在弱冠便位過三公贊半於國而裁出三十身
摧家破馮唐袴穿郎署楊雄壁立高閣而並
至白首或垂老玉食而官不過尉史或頽惠若
神僅至齧齷或不辯菽麥更保黃者此又明其
偏有得也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上

先生文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今皆亡失不
傳故禮部侍郎王公欽臣哀其遺文三十

二篇以為一卷南豐曾洵復得寒夜愁
胡笳二詩於古樂府集中難沈鎮軍均
聖論於弘明集中因考其製作先後為
之次以類相從并殘文附於後

死後或對曰死乃為沙門乎

本起錄云既覺密語周旋
比丘尼去弟子當必生男

兒應出非凡人而恐死後尼曰將
不出家大人曰審尔亦是所願

以宋孝建三年四月三十

日夜半先生誕焉

本起錄云歲丙申日甲戌此
年閏三月明旦便是夏至

詰旦沐浴

體忘微苦乃起先生始生無驚啼始坐殊警言惠

五六歲時酷愛學書雖戲弄羅前唯執筆硯八

九歲時讀書千餘卷頗善屬文讀葛稚川神

仙傳見淮南八公事

本起錄云鄉親鞠氏舍得
葛洪神仙傳第六卷

夜抱卷與寢

乃云攀青雲白日其何云遠繇是耽重信悟窅然

有方外之志矣神表孤邁膚色暫澤每出路人

輒聚觀咸曰陶郎是玉京中落乃執羽扇以自

障蔽雖冬月不除年十一作王昊博士本起錄云昊是司徒長史劍之子

作昊對答書啓如老成人十五自南州還本起錄云先生年十

三父隨吏部尚書劉秉之淮南十五歸都寓憇中外徐曾舍作尋山志其誌云云具集中先生既冠

而不肯婚本尋先生廵用澡潔去嗜慾蓋一生全不迓於聲色也且曰吾欲蕭條其

鬼也長七尺二寸踈眉長額右肩有紫誌如錢

按金闕後聖列紀青童君云此皆仙相也右股有數十黑子闌干如斗形不樂

葷羶唯進青飢飯清虛真人傳內有方以南燭為主蓋上仙所服餌也酷愛松聲

居必手植常嫌讀書未滿萬卷乃以內書無之

於是小出州府辟召皆不起初父與劉秉友善秉

為丹陽尹其子俱少知名酷好文學先生復與

之遊出則共載食乃同味于時宋氏失德蒼梧

王遇害宋書云廢帝是明帝長子也既即荒位亂酷暴以齊高帝復為射的既遇害進謚蒼梧王蕭道

成立順帝仍執政荊州刺史沈攸之擁兵不從道

成入守朝廷宋書云順帝第三子齊高既專廢立不從者半齊高乃入守朝廷司徒袁粲

據石頭謀誅道成劉秉與焉遂奔石頭以其屬

隨先生與韓賁麋淡同管文檄道成勒兵攻破

石頭宋書云司徒袁粲據石頭謀誅道成不果旋見覆滅本起錄云先生年二十二隨劉丹陽入石頭就袁粲建事先生終始久要

不遺舊故雖危疑
患難不求自退也
城潰侯與弟偁為
沙門逃走向京
先生乃得出侯為沙門間行
本起錄云尔夕
為人所獲死建康獄人莫敢視先生

哭其尸躬自收殯
本起錄云先生躬自殯瘞香劂舊墓
先是侯與江敷

褚炫等俱為順帝四友作宋德頌連珠七警當世

稱絕至是遂亡其本先生乃喟然歎曰人無愚智

同盡百年所貴身名遺芳寄世惜乎劉生名迹俱

喪
本起錄云劉侯既石頭奔潰文章皆零落先生欲為纂集竟不能得
明年道成封齊公假黃

鉞天命識所歸矣先生既常結劉氏內懷憂惕
本起錄云先生自石頭出仍欲棄世尋山而正值宋齊之際物情未安既世結劉宗恆懷憂惕
乃因紀僧真求見於

時恬然乃去肢體柔弱顏色不變異香竒

雲繚繞山谷將歛乃見空衣
變解之道初宛然見尸存存未幾但冠劍

及空衣十四日窆虛極於雷平山梁武帝謚曰

存耳
貞白先生先生以猶子松喬為嗣仍居華陽

先生在山所著書

登貞隱訣二十四卷
真誥十卷

本草經註七卷
肘後百一方三卷

効驗施用藥方五卷
夢書一卷

集金丹黃白方一卷
服雲母諸石方一卷

服食草木雜藥法一卷 斷穀秘方一卷

消除三尸要法一卷 服氣導引一卷

人間却災患法一卷

右五十七卷

齊梁間侯王公卿從先生授業者數百人皆拒
絕唯徐勉江祐丘遲范雲江淹任昉蕭子雲
沈約謝覽謝舉等在世日早申擁篲之禮絕
迹之後提引不已沈約常因疾遂有挂冠志
疾愈復留連簪紱先生封前書以激其志約啓云

上不許陳乞先生歎曰此公乃尔寒之薄

夫樂鍾鼎者以巖谷

為擯逐戀山林者視軒冕為桎梏若論臻其微鍾鼎不及巖谷明矣脅肩於榮辱之途翹足於羅網之間與夫嘯傲林澤咀嚙芝朮可同日而言耶以沈休文之唯奇謝覽覽年少貴盛先生歎為寒薄是知道德貴矣

自疑壽不永先生曰我在此不使君子如此也

先生作渾天象高三尺許天轉地靜列宿度
數七曜行道昏明中星見伏早晚以機轉之宛
與天會云脩道所須非史官家事又因流水作
自然刻漏十二時循環自轉無勞守視先生冲
深粹和性不嚴毅小大見之皆欣然悅樂而真儀

靈炁自令人畏服門人承奉祇肅有如宮廷入
山之後巾褐未嘗離體每云人之稟挺命錄實
自懸桐栢之棄捨王宮文成之禡斥侯服三茅之
違親絕胤二許之遣室擯形未必正由識兼是
為運所引我從來遇諸機際並幾成而失永
明中五過啓祿得輒差舛若不尔豈得今日
之事身中既有仙相益使人守信弥篤而思
識精深凡所尋閱皆人不至尤好五行陰陽風
角炁候太一遁甲星曆筭數山川地里方國物產
及醫方香藥分劑蟲鳥草木考校名類莫不畢
該常言我自不能為仲尼而能教人作仲尼猶如
管仲不能自霸能使齊桓霸也

內傳卷中

解真碑銘

并序

邵陵

王蕭

綸

撰

夫夜光結綠非肱篋之恒珍逸羽翔鱗豈園池
之近玩寧期心於遠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頽
陽高蹈洗耳於唐朝漢陰貞栖滅跡於周代盛

德風流有自來矣應期而耀質者其在茲乎先生名弘景字通明本冀州平陽人其先出自帝堯陶唐氏之後堯治異州平陽縣故因居此龍馬見五色之符欽明表八采之瑞光被於天下允釐於庶職洪源復遠系緒綿長漢興舍為高祖右司馬子青翟位至丞相後漢末南渡始居丹陽七世祖濬仕吳為鎮南將軍荊州刺史祖隆宋南中郎參軍事父貞實司徒建安王國侍郎並立履清約博涉文史先生含元精之和氣蓄凌飈之雅姿兼宣七善摠脩九德行仁蹈義岳峙淵停墻仞無以覩清濁不能測道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烟霞共遠六歲便解書能屬文七歲讀孝經毛詩論語數萬言曷情幼習墳典公幹少誦詩賦方之於古彼有多慙是以岐嶷流聲中黃著頌有鄉人得葛洪神仙傳見淮南八公諸仙事乃歎曰讀此書使人有凌雲之氣於是寢興諷誦晨昏不輟年二十七為宜都王侍讀摠知管記事牘道求賢焚林招士朝難其選咸曰得人阮瑀之

書記不足扶衡孫楚之辭才何以捧轂齊代好治
宮室方脩苑囿青谿舊更就起築仍奏表上頌
辭事兼美邁彼樂職之篇踰乎景福之製帝覽
久之益以為善除奉朝請恪居官次夙夜惟寅
春朝秋請是謂棫樸者也先生本不希榮常欲
辭退乃與親友書曰疇昔之意不願處人間年
登四十畢志山藪今已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
幾其神乎無為自苦也明年遂拜表自解抽簪
東都之外解組北山之陽同稷丘之栖隱慕留侯

之却粒便具舟楫永言東邁朝廷錫問時賢餞別
祖以二疏括茲四隱超然輕舉異代同符爾乃
杖策遐征遊踐名岳既而到于句容舍於茅嶺
以此地神仙之宮府靈異之栖托往不知返遂
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
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今我義達無復其請同求
志之語故自稱隱居亦猶稚川之抱樸士安之
玄晏倚嵒栖影依林遁跡交柯結宇刻徑為門
懸崖對溜悲吟灌木深壑峭嶺組織煙霞枕石

漱流山禽無撓採藥偶字缺野獸不亂逍遙閑曠
放浪丘陵嗒然若喪確乎難拔屬齊末道喪天
命既否水關谷洛地震甲辰先生靜思冥數預
識其兆於是近遠書問悉皆杜絕昔乃聞之夏
甫今則見之先生我大梁休運應期受天明命
三辰開朗四海寧謐先生奉表稱慶於是信問
復通自天監已來嘗有勅旨供給藥餌不乏歲
時渥澤深恩莫之與比先生七年暫後南岳茲
山也闢閭風之地軸若崑陵之天鎮八柱旁臨九
純閒設樹有琅玕草生車騎遺世獨往是用忘
歸十一年有勅遣左右司徒惠明徵先生還茅
山別給廨宇軒為君之降情天老漢帝之致禮河
宗况於茲曰弗能尚也養志山阿多歷年所攝
生既善冥祥点降猛獸不據魑魅莫逢庭無荆棘
遠同關里階吐神泉遙扶疏勒於是羽人徘徊
仙客上下鸞鳳游集芝英豐潤矣以大同二年歲
次丙辰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别遷化春秋八十
有一天子嗟惜儲皇軫悼有詔稱譽追贈中散

大夫謚曰貞白先生禮也以其月十四日寔于丹陽郡
句容縣之雷平山若軒轅之葵衣冠如子喬之藏
劍舄比於茲日可得符焉先生器宇疑深思儀精
瞻含章貞吉不脩廉隅年將中壽匪踰於矩眉
目踈朗儀貌鮮潔寔忘勸沮多行德義寶惜光
景愛好墳籍篤志勵節白首弥至若乃淮南鴻
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乙遁甲之書九章曆
象之術幼安銀鈎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
問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莫不精詣爰及

缺二

字苟棊蘇卜管筮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華之

博物馬均之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兼
此數賢一人而已門人相法闔等慕遙風於緱氏
結遺想於高陽勒玄碑於相質騰絳霄之流芳
乃作銘曰

留鳥表化棄劍凝神徘徊紫炁照耀丹鱗厥跡
猶在餘風可遵誰其嗣此泚哉泚人高行邁種
盛德日新朗猶懸鏡鬱似貞筠身以弘道行不違仁
昔遊纓紱頡頏搢紳狀乎匡救勞彼問津亦既解

組乃齧山中巾遠尋丘壑高蹈風塵情無緬世隱
不隔真結宇崇巖貞栖茂草水玉留年華精却
老乃有令問缺三字考白水過庭危峰臨洞露綴
蘭階雲生桂棟日斜几席花落窓窻尚平未返
王孫不旋海桑交易陵谷賀遷豐碑有豎遺缺三字

碑陰記

天台華峰白雲道士河內司馬道隱字

子微述并書

大哉道元萬靈資孕有自然也忽恍不惻有生成也

氤氲可知若夫稟習經法精思通感調轉丹液形

神練化歸同一致舉異三清自古所得罕能盡

善兼而聚之鑒而辯之靜而居之勤而行之者定

惟貞白先生歟蓋特稟靈氣胎息見龍升之夢卓

秀神儀骨錄表鶴仙之狀心若明鏡洞鑒無遺器

猶洪鍾虛受必應是以天經真傳備集於昭臺奧

義微言咸訣於靈府纂類篇簡悉成部帙廣

金書之鳳篆益琅函之龍章闡幽前秘擊蒙後

學若諸真之下教為百代之明師焉覩先生寫

見之象則道存目擊覽先生著述之義則情見
乎辭縱逾千載亦可得之一朝矣至於思神密
感之妙煉形字缺二之術非我不知理難詳據敬以脩身德
業受書道備按夫科格固超真階命分殊途顯默
異軌應從解景不事登晨冥升上清弗可得而測
已然隱几云化虛室仍存代劍未飛陰丘尚閉道
尊德貴終古不渝披文相質迺今無覩朝代累革
山世轉睽永懷仙烈久增誠慨子微將遊衡岳暫憩
茅山與諸法義聚謀刻石邵陵撰製美具當年今
以書勒言全徃行因運拙筆聊述真猷紀于碑
陰式昭年世大唐開元十二年甲子九月十三日
已巳書

墓誌銘

梁昭明太子撰

維大同二年龍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
丑巳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蛻于茅山朱陽館先生
諱弘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申如恒顏色不
變有制贈以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遣舍人

主書監護喪事十四日巳時窆于雷平山之若夫
真以歸空為美道以無涯為真不知悅生大德
所以為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
顯變化物莫能測既而岫開析石天墜玉棺銀
書息簡流珠羅竈九節麗於天中千和焚於地
下仙官有得朋之喜受學振空谷之悲余昔在
懷抱早逢圯上之術晚延元良屢稟浮丘之教握
留符而惻愴惡化杖而酸辛乃為銘曰
無名之道不死為先亦有元放兼稱稚川逃形解

化自昔同然猗歟夫子受籙歸元梨傳宛吏書因
舡賈虎車煦景蜺拂陵烟餘花灼爍春澗潺湲
鬱鬱茅嶺悠悠洞天三仙白鶴何時復旋 瘞

劍履石室博銘

熙寧中有狂人發先生墓於博上隱起此銘

華陽隱居幽館勝力菩薩捨身釋迦佛陀弟子
太上道君之臣行大乘之六度修上清之三真懋靈
岳以委迹遊太空而棲神

甯華陽陶先生

沈約共四篇

三清未可覲一炁且空存所願迴光景拯難拔危

魂若蒙九丹逝豈懼六龍奔

還園宅奉酬 華陽先生

早欲尋名山須待婚嫁畢二事雖云已此外復
非一忽聞龍圖至仍覩榮光溢副朝首八元開
壤賦千室冠纓曾弗露風雨未嘗擲鳴玉響洞
門金蟬映朝日慙無小人報徒叨令尹秩豈忘
平生懷靡盬不遑恤

華陽先生登樓不下贈呈

側聞上士說尺木乃騰霄雲駢不展地仙居多麗
樵卧待三芝秀坐對百神朝銜書必青鳥嘉客信
龍鑣非止靈桃實方見大椿凋

奉華陽王外兵

餐玉駐年齡吞霞反容質眇識青丘樹迴見扶
桑日爛煬蜃雲舒岑崱山海出

山世受經法見于碑刻者

上清弟子華陽前館主吳郡海鹽陸逸仲

上清弟子朱陽館主丹陽湖熟潘淵文

上清弟子華陽館主晉陵馮法明

上清弟子四明山館主會稽山陰潘文盛

上清弟子宗元前館主東海剡縣楊超遠

上清弟子華陽前館主晉陵丁景達

上清弟子嗣真館主丹陽句容許靈真

上清弟子太平山館主吳郡錢塘褚仲儼

齊世祖武皇帝

大宗明皇帝

衡陽王蕭筠

揚州刺史始安王蕭遙光

道喪完節者鮮臨終之歎作世和扁

拍栢記後題

世傳拍栢記云栢乃隱居執爨者觀此書殊非事

實中有黠朝上帝之法本出旌陽三景集餘皆

浮誕無足取信按古刻朱陽館東有南平王所造

清遠之館乃栢所居栢初入山作詩并邵陵王訪

栢之詩皆隱居親書見刊于石自隱居解世栢

君尚在其蓬萊都水監仙職事載周氏冥通記

并錢真人所傳考之於此則拍栢記恠妄明矣

謹書其實以示修真之士無惑邪說自貽褻瀆
之咎昭臺弟子傳 霄題

栢先生實錄

栢先生名法闔字彥舒按高道傳云栢闔者不
知何許人事陶隱居於茅山華陽館十餘年立
性端謹寂默若無所為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
自空而下集于庭隱居欣然而接為已當之青童
曰太上所命者栢先生也隱居默計門人皆無
姓栢者索之唯得執役栢闔焉詰其所致則曰常

脩默朝之道親朝太帝已九年矣故有今日之
召將昇舉隱居欲師之闔執謙固辭隱居不獲請
且謂曰某脩教行道勤亦至矣尚淹於世得非
有過致然耶幸為我訪之闔於是駕白鶴而昇
登後三日密降而言先生之陰功固已著矣然
所備本草以蠱虫水蛭之類為藥功雖及人而反
害物命以此更一紀當解形而去授蓬萊都水監
今攷高道傳乃 本朝道士崇德悟真火師賈
善翔撰進世傳久矣或者謂陶隱居母感異夢而

主妙齡穎悟弃官入道初謁興王世館主孫遊
岳授三洞經及楊許真蹟處茅山精金峰華陽
館凡四紀著隱訣及真誥時號玄門董狐道家
居父安有異人恒法闔居門下而隱居使之執
役而不識者哉僕授經籙凡二十餘載嘗疑此
說以栢先生無本傳且以高道傳為據口雖不
言心亦慊隱居之失法闔矣紹興壬戌歲春因
遊茅山家首謁玉晨觀見前都正明真通微
傳公具道栢先生事甚詳兼茲觀雖經兵火
而晉梁唐碑刻猶存因徧覽得隱居墨蹟云
南平王蕭偉所造清遠之館即弘景弟子栢清
遠所居其栢師名法闔初入山作詩曰寒谷夜
將晨置賞復尋真方壇垂密葉激水渡朱鱗杏
林雖伏獸芝田詎俟人丹成方轉石爐變欲銷
銀當知勝地遠於此絕囂塵又邵陵王曾入茅
山訪清遠題詩壁間云荆門丘壑多甕牖風
雲入自非栖遁情誰堪霜露濕皆隱居親筆
所記至今尚在以此叅校賈善翔所撰栢先

生傳若曰法闔乃隱居執役者則隱居何以言
南平王所造清遠之館即景弘弟子栢清遠所
居又記清遠入山詩及邵陵王訪清遠詩則法
闔乃隱居高弟非執役者明矣若曰栢先生先
隱居上昇則邵陵王蕭綸撰陶隱居碑銘何以
言隱居解化門人栢法闔等慕遙風於緱氏
結遺想於高陽勒玄碑而相質騰絳霄而流
芳則隱居固先法闔解化明矣傳謂栢先生上
昇隱居欲師之而不得無足考信柰何世人

以高道傳載法闔事蹟以隱居不知人僕因得
隱居舊館真蹟碑刻輒作栢先生實錄不獨
使脩真者知栢先生非隱居執役者庶幾知
隱居平日以清遠異於羣弟子而不以弟子
處之嘗稱其字而記其出處語默以示來世也
况蓬萊仙職別有真受初亦不待法闔密降
而後知也僕故併錄其實俾後之讀高道傳者
無訾隱居云成都李汝弼撰

栢真人諱法闔字彥舒東海丹徒人也為梁
平王清遠館主任事緣多緒有廢精研乃
於鬱岡山右更築別館為玄洲精舍周處
士弘讓題精舍碑云李基遺故鼎趙嘯絕
風雲悠々千載外更復屈夫君王僧辨
使陸晁圖闔及已形與周處士像於障面
又飛白寫闔與僧辨書於障背仍以遺闔
世有指栢記云闔為隱居執爨者道士賈
善翔撰高道傳取其說非也南豐曾伯新

編於山記中因以附于卷末

貞白先生陶隱居傳記卷下

請雨詞

華陽隱居陶弘景道士周子良詞竊尋下民
之命粒食為本農工所資在于潤澤頃亢旱
積旬苗稼焦涸遠近嗷嗷瞻天雀息百姓祈請
永無感降伏聞雨水之任有所司存願哀憫黔
首霈垂露渥呵風台雲膚寸而合使洪潦溢川
水陸咸濟則白鵠之咏復興于今共伸至情誠
稽顙詞情謹詞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
十日詞詣句曲華陽洞天張理禁趙丞前

隱居先生陶弘景碑

梁元章帝謨

昔太和中許遠遊者乃霄雲之勝賓大虛
之選客先生規同短合實踵高步曩墓先構
即駕喬宇千尋危聳憑牖以望奔星百拱
高懸倚楹而觀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橫
波瀾石起雲若奇峰之出岫銘曰

肇彼冥默翻成協贊身託外臣心同有亂重
道尊德爰積慶表顧懷汾射壘問遙通朱
楊鬱起華構方崇靜臺冠月輕榭迎風嶠
峽高棟鬱脩霄櫳極望山川周觀京陸碧
嶂千嶺清流萬谷景落重崖烟生岫複

沈約與陶弘景書

先生糠粃俗流超然獨遠烈電羽帶摠轡雲
霞方當名書絳簡身游玄關憑星夕卧望
日朝食而至理深微暖焉難睹惟欲下風問
道未知厥路若夫栖遲閑遠但嚙瓊芝出入
清都師友靈聖循崖反跡無缺惟心

南史列傳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也初弘景母郝氏夢
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
建孝三年景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
四三歲恒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
得葛仙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
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神儀
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右膝有數
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

為深恥善琴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
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閑影不
交外物惟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
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
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勅所所在月
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
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或云宋齊
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
山下是第八洞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
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
之茅山乃山中立 自號華陽陶隱君人間書
禮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縣游識 符圖
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
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咏盤桓不能自己
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
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
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為今
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沈約為

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

嘉靖甲辰文休承從玉山周生得紹興刻本手錄藏之予亦寫此冊越十載又得贛本增校四首後請兩詞果元帝謨貞白碑枕約書本傳是也辛酉冬日吳郡史臣紀外載題

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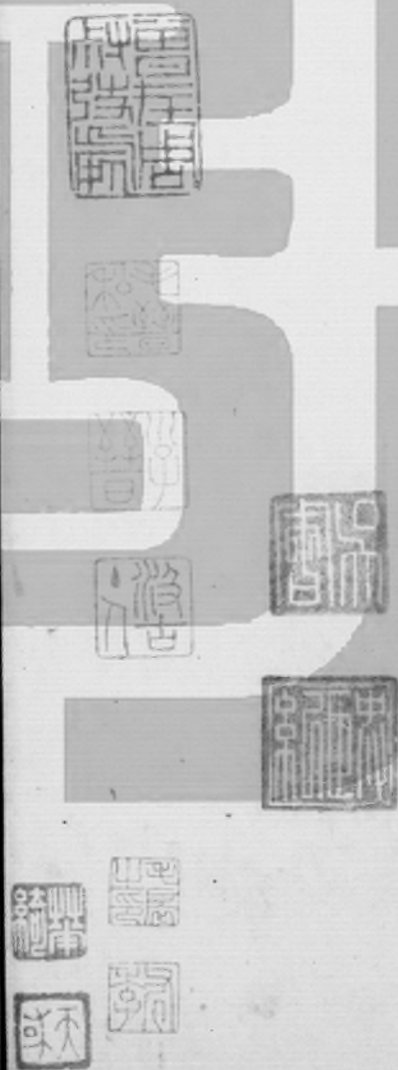
自古以

上清經法得道高真顯然

著於世者唯

南嶽紫虛元君

三茅二許楊郭衆真而已其後宗派相承迨今不絕盡由



隱居扶宗立教發明

上道見于經誥甄別真偽不
然則後學之士孰得而探蹟
玄微躋登霄漢耶楠頃閑屋
汝山數遊三秀追慕靈躅得
隱居山世二傳并文集碑記
及相真人事實總成上下

執偏見玄為異同蓋失於
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為
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之要也
僕於三教之道固嘗留心
外非忠孝功業內非神炁虛
靜未有呂成之夫仙道貴實
不敢以文害意今粗叙于卷

集之末姑示同志兼恐尚有
遺篇逸事藏之於賢德隱
者願發篋以示當續其傳焉
紹興癸亥歲季春鶴會十八

